

喂，菲亚特

张思聪 张执任 汤一钧 著

WEIFEIYATE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电视连续剧

喂，菲亚特

张思聪

张执任 著

汤一钧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7 号

电视连续剧
喂，菲亚特

张思聪 张执任 汤一钧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14 印张 352 (千) 字
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 册 定价: 13.00 元

ISBN 7-5043-2604-6/I · 321



作者简介

张思聪 1943 年生于温州市。中国剧协、中国视协和浙江作协、浙江影协会员，浙江省文联委员。著有话剧《光明行》、《女老板秘史》，越剧《孔雀街新潮》，电视剧《远洋船长和他的妻子》，电影《何处不风流》等各类剧本 30 余部。

张执任 1949 年生于温州。浙江作协、浙江影协、浙江视协会员，浙江省青年文联副主席。著有小说《鱼眼钮扣》，报告文学《遥望温州》、《厂长今年二十三》，电视剧《当你十八岁的时候》，电影文学剧本《梦是绿色的》（其中部分合作）等各类作品 100 多万字。

汤一钧 1944 年出生，温州市人。国务院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副研究员。著有《汤一钧报告文学选》、《温州之路》、《遥望温州》（合作）、《中外八十神童》等书，发表各种体裁作品 200 余万字。

作者的话

这是一个温州的故事。温州过去曾是所谓“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”，今天却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活跃地区之一，大起大落，充满戏剧性。这个近年来不断成为新闻热点的地方，曾经走过一条异常坎坷的道路。我们这部电视剧的主人公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尽情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的。

这又是一个八仙桥的故事。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是当年的神话，但在本片的这条小街上，它今天却正变为生动的事实。一旦冲决陈旧思想观念的牢笼，人们的潜能便会得到充分的释放，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便会像火山岩浆喷涌而出。有多少人，就能用多少种不同的生命方式，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自由潇洒地在当今中国这本大书上描画出属于自己的那一笔，共同构成绚丽斑斓和壮美辉煌。

这还是一个菲亚特的故事。近 3000 辆之

多的菲亚特 126 P 出租车，在拥挤的温州市区无处不见，无时不有，有缝就进，有孔就钻，成为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。其小、快、灵的特殊形象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？菲亚特在夹缝中求通过和前进，当代人在艰难里图生存和发展。这种艰难来自多方面，有政治的压力、理论的滞后，也有经济规律的残酷、社会氛围的恶劣，还有自身素质的欠缺，等等等等，使生命之车不时面临颠覆的危险。于是最终，高奏凯歌者有之，满身创伤者有之，心力交瘁者有之，车毁人亡者也有之。

由于这是一群平民担纲的故事，所以我们讲述的方式也想走世俗化的道路，希望各个层次的观众都能喜欢。但是，力争成为普通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，则是我们首先追求的目标。因此，我们希望这部电视剧在内容上能做到贴近时代、贴近社会、贴近平民，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强烈的青春气息；在形式上不求眼花缭乱，哗众取宠，唯图朴素自然的“喜闻乐见”。

中国正在启程走向市场经济。愿我们这个故事，愿故事中的主人公们能在这个时候带给大家一点启迪和思索。

片 头

从高空鸟瞰温州：旧街陋巷中耸立着挺拔伟岸的现代化建筑。随处可见的脚手架。蛛网般密布的街巷。蚂蚁似忙碌的人群。其间，一个又一个红色、白色、绿色、黄色、灰色的小点急速又灵巧地穿行游动——它们，就是菲亚特 126 P 出租车。

大街上。三个男女青年扬手招呼车子。随着话声，屏幕上跳出活泼的片名：

喂，菲亚特

歌声起，以如下画面为背景，演职员表相继划过。

码头。外地客人扛着大包小袋，气喘吁吁。一辆菲亚特悄无声息地停到他身边。

路口。一家三口喜气洋洋地钻进菲亚特。

工厂门口。一个皮鞋佬背着一捆皮革挤进车子。

小巷深处。窄如羊肠的彼端开来一辆菲亚特，停在搀扶着老人的小女孩面前。

机场出口。几个外国人走出，也颇感兴趣地招呼菲亚特。

各种各样叫车、乘车、下车的旅客。

各种各样笑容可掬、迎来送往的司机。

笔直的新建大道。成百上千辆菲亚特銜头接尾，在红绿灯的指挥下，一齐启动，宛如游龙，蔚为壮观。

第 一 集

温州海轮码头

薄薄的晨雾中，说不清有多少旅客前拥后挤，汇成人潮，迎面涌来。他们大部分是青年，城乡大概各占一半，有的扛弹棉弓，有的担蜂箱，有的拎泥水桶，有的挑补鞋担，也有少数是提旅行袋的出差者……

走着走着，他们的脚步渐渐放慢，直至停止。原来从码头进口处开始，到候船厅，再到厅外小广场以至附近大街小巷，都已塞满等候上船的旅客，人声嘈杂，骚动不安……

瓯江

一艘客轮卧靠码头，喘气似的不时响几下汽笛。

八仙桥小街

这是一条通往码头的小街，可见旅客不时匆匆穿过。

小街刚从沉睡中醒来，人们忙忙碌碌：

赵炳中临街刷牙；

成标晃着两只木桶去挑水；

叶克军提着菜篮，边看报边回家；

枇杷核拎着旅行袋，吃着早点匆匆出门；

施莎莎在下水道口洗马桶，见枇杷核走过，忙加快洗刷速度；

百晓佬在馄饨店生炉点火；

.....

街道上

一身农村打扮的丁志方挑着两只大麻袋穿过人群，身后是扛

弹棉弓的桥头表哥。

汗珠从丁志方额角冒出，他抹了一把，然后把担子换个肩。

桥头表哥的弹棉弓颇为笨重，他吆喝着小心地避让行人。

一条小横街。街口钉有路牌：八仙桥。

两人拐进。

八仙桥小街

丁志方贪婪地注视小街里发生的一切，显得有点激动。他紧紧脚步，在一座平房前停下，放下麻袋歇力，望着房前一个石臼出神。

（闪回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石臼上放鸢，欢声笑语。

耳边响起方言童声民谣：“正月灯，二月鸢，三月麦秆作吹箫……”

小男孩腾地跳下，把小女孩也抱下石臼，笑。

丁志方脸上闪过一丝笑容。

桥头表哥：“志方，你家原来就住这儿？”

丁志方收起笑容：“走！”扛起麻袋就走。

一个横巷口。施莎莎挎着铺盖出来，神情虽有点怯生生的，却遮掩不住丰满漂亮，很引人注目。英俊魁梧的成标跟在身旁，边走边笑地说着什么。

丁志方和施莎莎在横巷口打个照面。丁志方眼睛一亮。施莎莎有所感觉，回看一眼。丁志方连忙避开视线。

桥头表哥见同伴落后：“志方，快一点，还要取船票呢！”

丁志方连忙紧紧脚步。

赵炳中家

赵妻在收拾旅行袋：“几点的船？”

赵炳中捂着胃部，躺在竹椅上，看看表：“还有一个半小时。”

儿子赵翔进来：“爸，窦叔叔来了。”

窦光背旅行袋进：“老赵，胃又痛了？”

赵炳中一跃而起：“老毛病，没问题。”

窦光：“船票太紧张，只搞到散席五等舱，你行吗？”

赵炳中抓起旅行袋：“一个晚上，熬一熬就过去了。”

馄饨店

这是八仙楼旧址，已没有留下多少痕迹，只是店门口半截青石墩上还影影绰绰残留着“八仙楼”几个大字。

几个吃客脚边都放着旅行包。

碗筷杂陈，烟雾缭绕。

百晓佬麻利地将馄饨放进锅里。

成标坐在桌边：“百晓佬，快一点。”

“晓得。”百晓佬招呼门外的帮手，“来，把火煽得猛一点。”

帮手正坐在门口青石墩上用自制煤球捣捣煤，闻言忙进门煽火。

百晓佬苦笑着解释：“工厂生产不正常，已经五天买不到煤球。唉，原来以为四人帮打倒了，一好百好，谁知道捣煤捣煤，温州人照样还在捣煤（倒霉）！”

成标笑着：“百晓佬，你乱说话，不怕戴帽子？”

百晓佬：“怕什么？我一个退休佬，工人的‘工’字倒过来写还是个‘工’字！我这是大实话，看看，每天从我门口走过多少人？弹棉的，补鞋的，养蜂的，做小生意的，一个个都坐船往外跑！就说你阿标吧，不就是没工作，才出门混饭吃的吗？”

成标顿时牢骚满腹：“可不是。从我懂事起，没见到温州新办一家工厂，更没见招过一次工！”

成标身边的施莎莎有点焦急：“阿标，来得及吗？”

“放心，误不了开船。”百晓佬抢先回答，“你们是一起的？”

成标不无得意地点点头：“她叫施莎莎，第一次出门，她妈让我带一带。噢，你怎么不认得她，就住我们八仙桥最南头，她妈过去唱温州乱弹的。”

百晓佬：“什么？你是花旦四两银的女儿？你妈可是我们八仙桥的大名人哪！她退休了吧？”

施莎莎点点头：“我妈现在生病，躺床上起不来了。”

成标：“百晓佬，我一直弄不懂，她妈干嘛叫四两银？”

百晓佬：“她戏唱得好，一场戏要四两银，叫着叫着就变艺名了。”端上两碗馄饨，“来，趁热吃。”

成标按住施莎莎的手，大方地付钱：“我来。”

丁志方和桥头表哥经过门口。

百晓佬忙招呼：“人客，早饭吃饱一天饱，吃碗馄饨再上船吧。”

桥头表哥和丁志方商量：“船上饭太贵，吃一点也好。”

丁志方：“你吃吧，我妈给我带了米饼。”

两人欲进门。丁志方看见施莎莎，止步：“我在门口等你。”

桥头表哥进店坐下：“一碗馄饨，汤多一点。”

丁志方放下麻袋，坐在门口青石墩上。

成标：“百晓佬，听说过去我们八仙桥真有八个人叫八仙？”

百晓佬笑：“当时大家都年轻，开玩笑开出来的，不过这八个人，一个个倒都是要模样有模样，要本领有本领！”

施莎莎也有了兴趣：“是哪八个人？”

百晓佬：“你妈四两银就是一个，阿标的爸爸做雨伞的快活林也是一个，还有当干部的智多星丁晨光，他老婆、黄德顺南货行的三媛、巧手黄素兰，开鞋铺的皮鞋昌，做裁缝的李美人，卖糖客万金油……”

成标：“还只有七个。”

百晓佬大笑：“最后就是我馄饨大王百晓。”

众笑。

门外的丁志方也微微一笑。

百晓佬：“现在老的老了，死的死了。要看你们这一代了。”

成标兴致勃勃：“莎莎，什么时候我们也找八个人，凑一个新八仙！”

施莎莎：“算了，仙人吃的是长生果，哪象我们，连饭都混不上吃。”

街角

公共自来水龙头前，人们排队等水。那水象眼药，一滴一滴往水桶里滴。

赵炳中和窦光提旅行袋经过。

等水的人们排成长蛇阵，七嘴八舌，怨声不断：

“当年上甘岭断水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“上甘岭强多了，还有苹果吃，现在连苹果也买不起。”

“唉，等了三个小时，汗出了不止一担，水才等到一桶。”

“当心，光顾说话，摔翻水桶连哭也没眼泪了。”

“唉，要煤没煤，要水没水，干脆摔颗原子弹，炸炸掉算了。”

.....

赵炳中：“现在问题这么多，我弄不明白，头头们都在干什么？”

窦光：“依我看，头头也难当。十年折腾下来，不是这儿伤风，就是那儿感冒，元气伤得太厉害了！”

馄饨店

上海客轮胖大厨踩着货三轮去采办蔬菜，经过门口，大声吆喝：“老师傅，我来了！”

“马上就好。”百晓佬抓起盘秤就称鱼丸。

成标：“上海人也爱吃温州鱼丸？”

百晓佬：“老李是船上大师傅，每趟都要带几斤上船的。”

“温州鱼丸，味道崭咯！”胖大厨拎过鱼丸往车上一丢，踩车就走，不料车子一滑，歪瘫在地。他跳下车，狠狠蹬了一脚车轮，“鬼东西，总跟老子过不去！”俯身修理，但无效。

众人出来观看，纷纷出主意，并到处敲打。

成标：“大概车轴断了，恐怕要换一根。”

桥头表哥：“不一定，我看是弹子圈出毛病了。”

“还是查一查，工具拿来了。”百晓佬递给胖大厨榔头、钳子、扳子等一大把工具。

“我看看。”丁志方不动声色地瞄了一眼车子，俯身用肩一顶，顺手捡起一块卵石敲了两下，“来，试一试。”

胖大厨试车，竟完好如初，大喜过望：“行了！”

成标：“嘿，看不出你这个乡下人还真行！”

桥头表哥：“他是有名的巧手，什么东西一看就会，一听就懂！”

“谢谢你，小老弟。”胖大厨握住丁志方的手，发现其手破血出，“哟，弄破了！”

“没事！”丁志方拎起麻袋对桥头表哥，“走！”

江中客轮

汽笛长鸣，人影蠕动。

候船室进口处

旅客们排队进场，其中有不少补鞋的、弹棉的、卖草席的……熙熙攘攘，争先恐后。

检票员紧张地检票。

旅客们在检查员警惕的目光下依次经过。

丁志方排在队伍后头，踮脚观望前头动静。

检查员拦住一位中年人，从他提包里掏出一堆目鱼干。

检查员：“有规定，不能带这么多。”

中年人：“我带去送亲戚的。”

检查员：“是送人还是卖钱，谁知道？”不容分说地将大部分目鱼干丢进身边的纸箱。

丁志方远远看见，下意识地摸摸自己挑着的麻袋。

检查员又拦住一个农民，打开他的背包，拿出一大把用彩色尼龙丝编的鱼鸟虫兽小玩艺。

检查员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农民嗫嚅地：“做，做点小生意……”

“弃农经商，不行！”检查员一扬手，背包也飞进纸箱。

丁志方见状，变了脸色，朝桥头表哥耳语几句，悄悄退出队伍。

候船室门口

丁志方背麻袋逆人流而出，满头大汗，焦急万状。

江中客轮

旅客沿舷梯陆续上船。

汽笛声声催。

候船室门口

丁志方茫然无主，朝进口处看，那里旅客渐少。

胖大厨骑货三轮过来，满载而归。丁志方想了想，似乎有了主意，咬咬牙，将手上血痂揭开。

丁志方迎上：“大师傅。”

“怎么，还不上船？”胖大厨见丁志方捂着有血迹的手掌，“哟，还在流血？来，行李放我车上，别再伤了筋骨。”

“哎。”丁志方高兴地将麻袋往货三轮上一扔，杂堆在货物之间。

候船室进口处

胖大厨踩着货三轮朝检查员们点头招呼。

“胖子，你吃什么，总不见瘦？”一个检查员嘻笑着起哄。

另一个检查员看着货三轮里的蔬菜：“胖子，你太心狠了，温州已经够苦了，每次你还刮这么多油水。”说着动手翻看车上的大包小包。

跟在车后的丁志方紧张地看着他。

检查员正想伸手翻动丁志方的麻袋。

丁志方悄悄将货三轮一推，检查员手一滑，差点趴在车上。

检查员瞪起眼睛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丁志方：“对不起，后面的人推了我一把。”

胖大厨转过头问：“小老弟，什么事？”

丁志方：“没事没事。”

检查员：“胖子，他是谁？”

胖大厨：“我朋友。来，给他船票。”

丁志方连忙递上船票。

检查员不无疑惑地打量着丁志方。

丁志方有点局促不安，但尽力使自己显得自然、平静。

检查员拍捏一下丁志方背着的旧挎包：“就这么点行李？”

丁志方偷瞟一眼胖大厨，见他正背对自己，便连忙狠狠点了点头：“对。”

检查员有点不情愿地剪了船票，放丁志方进去。

客船底舱

货三轮从码头直接踩进底舱。

胖大厨跳下车，拍拍丁志方的肩：“有空到餐厅来玩！”

“谢谢你，大师傅。”丁志方扛起麻袋就走。

五等散席舱

这是一间大统铺。舱板上铺着一排排草席，人们或坐或躺，密密麻麻地紧挨着。

桥头表哥已占好位置，焦急地朝舱口张望。

丁志方从窄梯上走下，四处找寻。

桥头表哥连忙兴奋地招呼：“志方，我在这儿！”

丁志方艰难地挤近，丢下麻袋，长长喘了口气，浑身软瘫，一屁股坐下。

一个口杯不慎被他碰翻。丁志方连忙伸手去扶，却按在一双已经抢先伸出的手上。

丁志方定睛一看，边上坐着的原来是施莎莎。他连忙缩回手：“对不起。”

施莎莎将口杯拿开：“没关系。”

两人都有点不自然，各自偷偷地挪开一点距离。

桥头表哥轻声问：“刚才没事吧？”

丁志方：“没事。”

“怎么进来的？”

丁志方朝桥头表哥耳语。

“你呀！”桥头表哥笑着推了他一把。

汽笛鸣叫声。

船身一晃，显然船已开动。

成标挤身进舱：“莎莎，这是我朋友，百晓佬讲的八仙之一卖糖客万金油的儿子。”

外号叫“枇杷核”的青年笑咪咪地随之走近：“我叫皮云湖。”

成标：“外号枇杷核，有名的小滑头，根本捏不牢。”

枇杷核捶了成标一下：“去你的！”

“坐，坐！”成标坐下，将身边的亮光往边上挤了挤，让枇杷核也坐下。